

纪念父亲顾毓琇诞辰110周年

○顾慰庆

今天，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我父亲顾毓琇先生的文物捐赠和铜像揭幕仪式，我代表亲属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我父亲于1902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苏无锡，今年是他诞生110周年和逝世10周年。

父亲字一樵，顾一樵也是他的笔名。他对文字的爱启蒙于他祖母秦太夫人，祖母对他特别关爱。秦家兄弟都是无锡多才多艺的才子，其中包括钱正英钱老的外祖父秦敦世先生。秦太夫人本人也能吟诗作赋，讲历史典故，这些对我父亲的童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我祖母王诵芬夫人也出自书香门第，与我父亲同龄的他的表哥王昆仑是早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，也

喜欢文学。

他11岁时考进无锡竣实学堂，国文受教于两位钱老师，一位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，另一位是钱伟长的叔父钱穆，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学大师。

他在不满13岁时进清华学堂，北上求学。在清华，他拜梁启超为师。梁启超之子梁思成、梁思永是他的同班同学，因此有机会登门求教。梁启超见他爱好文学，常书赠条幅。

在他14岁时，我的祖父不幸英年早逝。使我父亲过早地体会许多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。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曾有描述。

在求学期间，他开始用白话文从事文学创作，又将一些世界名著译成中文，在报刊发表。他与同学闻一多、梁实秋等发起成立了清华文学社，又担任清华戏剧社主席，所作话剧曾由同学演出。

在校外，应茅盾等人的邀请，他参加了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文学研究会。他保存的会员名录已是世上仅存的一份，曾带到美国，后来带回送给冰心，又由冰心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已成为国家



2012年9月19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（左1）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刘延东（右3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（右1）出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顾毓琇铜像揭幕仪式

□ 怀念师友

文物。

他的中篇小说《芝兰与茉莉》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，当时甚受关注。1995年巴金先生亲笔题字说：“我也曾是顾先生的一个读者。”

他的散文集《我的父亲》，由胡适题写书名。适之先生曾劝他弃工从文，但他怀着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，选择了专攻电机工程，而且主张文理并重，兼爱文学。

1923年他被公派去美国留学，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，与许地山、冰心、梁实秋等办了壁报《海啸》，许多文章寄回国内发表。他促成了同班同学吴文藻和冰心的姻缘。

到达美国后，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，获得科学博士学位，但文学创作从未中止。由他编导的古装话剧《琵琶记》，于1925年3月28、29日在波士顿美术剧院用英文公演，冰心、梁实秋等参加演出，闻一多负责美工、彩绘布景和服装，别开生面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
1929年他学成回国，先后在浙江大



2000年11月20日，王大中校长一行赴费城拜访98岁高龄的顾毓琇老学长。王校长向顾毓琇学长颁发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聘书

学、中央大学、清华大学当教授并任电机系主任、工学院院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国民政府，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，以后任中央大学校长。这时他创作了多部话剧，其中《古城烽火》、《岳飞》、《苏武》等富有爱国激情，在重庆公演外，还被移植为京剧、汉剧，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。

1940年他在重庆创办了国立音乐院，曾兼首任院长。这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。上世纪末在北京举办过两次顾毓琇作品音乐会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在上海与朋友一同创办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，这是现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。他的话剧《古城烽火》、《白娘娘》曾由师生搬上舞台。

他曾发表《中国的文艺复兴》等论著，向往和平、民主。1946年他的同学好友闻一多被特务暗杀，他义无反顾地公开发表了《怀故友闻一多先生》，称闻一多“真是中华民族的忠实斗士”。

1950年他到美国，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电机工程，又研究自动控制理论，同时仍不断有文学诗词创作。他一生所作诗词近8000首，有许多诗词集问世。他以“清风，明月，劲松；学者，教授，诗人”自勉。

晚年又研究禅史，出版了三部专著。

1982年他80岁时，用英文写了自传《一个家庭、两个世界》。2000年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，去年又已再版。同年他的《百龄自述》出版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《顾毓琇全

集》共16卷，也已于2000年出版。

他热爱祖国，关怀人民，思念故乡。从1973年起八次回国访问讲学，先后受到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等同志接见。1992年回国时已是90高龄。他不断建言献策，建议“文化开发，经济开放，政治开明”（文化包括科技）。宣传“世界文明须重建，中华文化应发扬”。他每天要看许多报刊，感到有重要信息就马上寄回国内给领导同志参考。

他特别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，1997年江泽民同志访美时专程到费城去看望他，他书写“和平统一兴中华，天下为公进大同”赠送。他说秀才人情一张纸，这是他最大的愿望。他在海峡两岸都有许多学生和朋友，人称“两岸桃李一手牵”，一直呼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逐步实现和平统一，为此他也尽心尽力做了许多实际工作。

为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，他不遗余力。晚年不顾年迈体弱，仍经常参加在美华人华侨情系祖国的活动。

我父母生了八个子女，都由我母亲自己喂奶。我们兄弟成长在国难当头的年代，受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养成了读书看报、关心时事的习惯。上海解放前，我和大哥、大妹读中学时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，参加了学生运动，又先后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。解放前父母被迫离开大陆去了美国，我们三个兄妹不肯跟随，从此骨肉分离了24年，形成了“一个家庭、两个世界”。1973年他们回国，周恩来总理接见时对我母亲说“感谢你给我们生了三个共产党员”，这时他们才知道我们早已入党。从此我们父子逐渐加深了理解，

增加了亲情。他晚年含蓄地肯定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，要我离休后仍要多为国家效力。

我父亲除了读书看报写作外，没有任何嗜好。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清廉自守，子女众多，经济并不富裕，生活非常简朴。他在费城住的是一居室的公寓，也没有专门的保姆。晚年靠养老金生活，稍有积蓄就要拿出来办奖学金或捐给慈善事业。我和家人感到高龄的父母回中国生活要比在美国好些，国家领导人也曾几次劝他们回国定居，但他讲自己“一世清明”，不能接受特殊照顾。他晚年不吃什么补品，也没有什么锻炼，认为清心寡欲，乐观开朗，心平气和，荣辱不惊，多动脑筋，就能超凡脱俗，就是养生之道。

他认为子孙都应该自立，没有什么遗产。无锡老家800多平方米的房屋由政府落实政策发还后，他嘱咐我不能变卖，不能分家，要办文化教育事业。他逝世后，我代表亲属捐给了无锡市政府，经中央批准，成立了顾毓琇纪念馆，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我父亲活了100岁，于2002年9月9日逝世。我母亲活了105岁，于2006年逝世。遵照二老的遗愿，我和儿子宜凡将他们的骨灰运回祖国，安葬在故乡无锡，实现了叶落归根。

由于我父亲多年旅居海外，我们国内大陆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、教育家，对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了解甚少。现在，现代文学馆设立他的铜像，收藏他的文物，相信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，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